

川端康成

阵雨中的车站



# 阵雨中的车站

(日)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阵雨中的车站 / [日]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1  
ISBN 978-7-5442-7463-0

I. ①阵… II. ①川…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64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40

TENOHIRA NO SHOSETSU

by KAWABATA Yasunari

Copyright © 1916 - 1928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阵雨中的车站

[日]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1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63-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         |    |
|---------|----|
| 拾骨      | 1  |
| 帽子事件    | 6  |
| 少男少女和板车 | 10 |
| 向阳      | 16 |
| 脆弱的器皿   | 19 |
| 走向火海    | 21 |
| 锯与分娩    | 23 |
| 蝗虫与金琵琶  | 26 |
| 手表      | 31 |
| 戒指      | 34 |
| 相片      | 36 |
| 结发      | 38 |
| 金丝雀     | 40 |
| 港口      | 42 |
| 白花      | 44 |
| 月       | 48 |
| 落日      | 51 |

|        |     |
|--------|-----|
| 遗容事件   | 53  |
| 屋顶下的贞操 | 55  |
| 人的脚步声  | 57  |
| 海      | 61  |
| 二十年    | 64  |
| 阿信地藏菩萨 | 69  |
| 滑岩     | 72  |
| 球台     | 75  |
| 玻璃     | 78  |
| 谢谢     | 82  |
| 万岁     | 86  |
| 偷菜莴菜的人 | 89  |
| 母亲     | 93  |
| 麻雀的媒妁  | 98  |
| 夏天的鞋   | 101 |
| 儿子的立场  | 104 |
| 殉情     | 105 |

|        |     |
|--------|-----|
| 龙宫仙女   | 107 |
| 处女的祈祷  | 110 |
| 近冬     | 113 |
| 灵车     | 117 |
| 一个人的幸福 | 120 |
| 神在瞬间   | 124 |
| 合掌     | 128 |
| 屋顶金鱼   | 132 |
| 早晨的趾甲  | 135 |
| 可怕的爱   | 137 |
| 女人     | 139 |
| 历史     | 142 |
| 马美人    | 144 |
| 处女作作祟  | 147 |
| 骏河少女   | 153 |
| 神骨     | 156 |
| 夜市的微笑  | 159 |

|        |     |
|--------|-----|
| 不笑的男人  | 163 |
| 盲人与少女  | 168 |
| 母语的祈祷  | 173 |
| 故乡     | 180 |
| 母亲的眼睛  | 183 |
| 三等候车室  | 185 |
| 拍打孩子   | 188 |
| 秋雷     | 193 |
| 家庭     | 195 |
| 阵雨中的车站 | 198 |
| 夫人的侦探  | 206 |
| 穷人的情侣  | 212 |
| 金钱路    | 216 |
| 士族     | 221 |
| 仇敌     | 225 |
| 焚烧门松   | 227 |

## 拾骨

山谷里有两个池子。

下面的池子光灿灿的，恍如蓄满一泓融化了的银水。上面的池子却呈死一般的深绿，悄悄地把山影沉了下去。

我脸上黏糊糊的。回过头来，只见我踩出一条路的草丛上、矮竹上滴了血。这一滴滴的血，仿佛都跃动起来。

温乎乎的鼻血，后浪推前浪似的涌了出来。

我慌忙用三尺长的腰带堵住鼻孔，仰脸躺下来。

日光不是直射，但承受着日光的绿叶的背面却令人晃眼。

堵塞在鼻孔中间的血，令人不快地往回流淌，一呼吸就怪痒痒的。

油蝉漫山遍野，鸣个不停。知了的鸣声乍响，有点叫人吃惊。

七月晌午前，仿佛落下一根针，又仿佛倒塌了什么。我似乎动弹不了。

我躺着直冒汗珠子，只觉得蝉的喧嚣、绿的压迫、土的温馨、心脏的跳动，都凝聚在我脑子的焦点上。刚觉凝聚的时候，一下子又散发了。



然后，我仿佛飞快地被天空吸走了。

“少爷，少爷。喂，少爷！”

从墓地传来呼唤声，我猛然站了起来。

葬礼的翌日上午，我来给祖父拾骨。在来回翻动尚微温的骨灰的时候，鼻血又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为了不惊动他人，我用腰带的一端捂住鼻子，从火葬场登上了小山。

听到呼声，我跑下山去。银光闪耀的池子倾斜、摇曳、消失了。去年的枯叶很滑。

“少爷真是个乐天派啊。上哪儿去了？刚才我把尊祖父的骨灰都拾好了。请看看吧。”一个经常出入我们家的老太婆说。

我把矮竹丛踩得蓬蓬乱乱的。

“是吗，在哪儿？”

我一边为大量出血后的脸色和黏糊糊的腰带而担心，一边走到了老太婆的身边。

她的手掌就像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柿漆纸，在这手掌中的白纸上盛着约莫一寸长的石灰质的东西，好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

像是喉核。我强作如是想，似乎觉得它成了人的形状。

“刚刚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唉，尊祖父也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了。请把它装进骨灰盒里吧。”

这是多么乏味的事啊——祖父失明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洋溢着喜色，来迎接我回家开门的声音了。一个不曾见过面的、自称姨母的女人身穿黑绉绸衣服站在那里。真是不可思议。

身旁的骨灰盒里，杂乱无章地装着脚、手、脖颈的骨灰。

这火葬场只挖了一个细长的洞穴，没有围墙，也没有顶棚。

灰烬的热度很高。

“走吧，去墓地吧。这里怪味儿太大，连阳光都是黄色的。”我说。

我头昏脑涨，担心鼻血又要涌流出来。

回首一看，一个经常出入我家的汉子已经抱着骨灰盒走了过来。火葬场上剩下的灰、昨日焚香后参加葬礼的人坐过的草席，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裹上银纸的竹子，也依然竖立在那里。

走向墓地的途中，我想起了这样一个传闻：据说昨晚守灵的时候，我祖父变成一缕蓝焰的鬼火，从神社的屋顶飞起，又从传染病医院的病房飞过，村庄的上空飘荡着一股令人讨厌的臭味。

我家的墓地不在村庄的坟场，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火葬场是在村庄坟场的一个角落上。

我来到了墓碑林立的我家的墓地。

我什么也无所谓了。真想一仰脸就躺在地上，在蔚蓝的天空下，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经常出入我家的老太婆把一个从山涧汲满水的大铜水壶卸在那里，说：

“老爷有遗嘱，要把他埋在最古远的先祖的墓碑下。”

她非常认真地谈到了我祖父的遗言。

老太婆的两个儿子，仿佛要抢在其他经常出入我家的村里人的前面，先将最高处的古老的墓碑弄倒，翻挖下面的泥土。

掘得相当深，传来了骨灰盒落下去的声音。

死后，虽说将那石灰质的东西埋入先祖的遗址里，但人死一切皆空。他的生，将渐渐被人遗忘。

墓碑照原样又立了起来。

“来，少爷，告别吧！”

老太婆向小墓碑上哗哗地浇上了水。

香烟缭绕，可是在强烈的日光下，没有一丝烟云的影子。花儿蔫了。

大家闭目合掌膜拜。

我望着人们黄色的脸，忽然又浮想联翩。

祖父的生——死。

我像上了发条，有力地挥舞着右手。骨头嘎嘎地响。我端着一个**小骨灰盒**。

归途中，村里人纷纷谈论着祖父的事情，诸如老爷真可怜啦，真是**个顾家的老爷啦**，村里人难以忘怀啦之类。不用说了。最悲伤的，恐怕只有我自己吧。

留在家中的一帮人，对我失去祖父，今后孤身一人将怎么办，甚表同情。在同情中，令人感到也夹杂着好奇心。

桃子从树上吧嗒掉落下来，滚到了我的脚跟前。从墓地回家，我们是绕着桃山的山麓走的。

这篇作品是我十八岁时（大正五年）写我虚岁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现将文章稍作修改，抄写出来。我对自己在五十一岁时整理抄写十八岁的作品，多少有点兴趣。光凭还活着，也够有意思的了。

祖父于五月二十四日辞世，但“拾骨”却在七月间进行，看来有些夸张。

我在新潮社发行的《文章日记》里有所记述，中间有一张纸破损遗失了。在“灰烬的热度很高”及“走，去墓地吧……”之间，

日记本有两页脱落了。但是，脱落就由它脱落，我还是抄写出来了。

写这篇《拾骨》之前，我还写了一篇《走向故乡》的文章。把祖父所在的村庄唤为“你”，是从中学宿舍寄出的书信体，是一种幼稚的感伤。

现将《走向故乡》中与《拾骨》有关联的一部分摘抄如下：

……曾经向你那样坚决地宣誓过的我，前些日子在叔叔家里竟然同意把房产变卖掉。

还有，前些日子我把仓库、长方形衣箱以及衣柜都交到商人的手里了，你大概也看见了吧。

离开你以后，我家就变成贫穷的外乡人的旅舍。听说旅舍主人的妻子患风湿病作古后，这里就被用作关押邻居疯人的牢房。

不知什么时候，仓库里的东西被盗了。墓山周围渐渐被削掉，划入了贴邻的桃山的领地。祖父三周年忌辰将临近，可佛坛上的灵牌却被耗子的小便弄倒了。

## 帽子事件

正是夏天。每天清早，上野不忍池里的莲花蓓蕾发出可爱的声响，花朵绽开了。

这是夜间在横跨不忍池的观月桥上发生的事。

凭倚桥栏纳凉的客人密密麻麻，犹如一堆堆念珠。正吹拂着南风。大街上，连一般冰铺的布帘都松弛地耷拉下来，一动不动。就是这种时候，这里也微风习习，好让二尺金鳞的鱼儿看见投影在池子里的月亮。不过，这不是足以把沉甸甸的莲叶吹翻过来的风。

纳凉的客人中，有些是常客。常客熟悉风向。他们快地过了桥，来到风道，跨坐在金色的桥栏上，探身桥外。然后脱下木屐，打着赤脚，把木屐并排在一起，将身子落坐在上面。而后摘下帽子，要么放在膝上，要么摆在身旁。

广告霓虹灯在池子的南面流闪着亮光。

宝丹

推土机

宇津救命丸

狮子牌牙膏

手艺人模样的纳凉客谈论着这样的故事：

“连霓虹灯的字也是宝丹的最大……那是家老字号啰。”

“那是宝丹总店吧。”

“近来宝丹也冷清了。”

“不过，那种药还得数宝丹的最好。”

“是真的吗？”

“是啊。仁丹是全靠广告推销的嘛……”

这时，有人喊道：“啊，糟了！”

只见一个小伙子在四五米远的前方，双手抓住桥栏瞅着桥下。

麦秸草帽漂浮在水面上。

附近的纳凉客不约而同地轻松地笑了。掉落帽子的男人涨红着脸，想要走开。

“喂，喂，你！”

传来了严肃的呼喊声。喊人的汉子揪住了掉帽人的和服袖管。

“捡起来不好吗？不很费事嘛。”

掉帽人愕然地回头望了望这个瘦削的男人，马上用微微的苦笑掩饰过去了。

“算了。这样反而更好，可以买顶新的。”

“为什么？”

这是一种特别尖锐的语调。

“不为什么。这是去年的旧货，也该买顶新的了。再说，弄湿了，麦秸被水泡涨了。”

“趁还没被水泡涨赶紧捡起来不好吗？”

“想捡也捡不了啊。算了。”

“怎么会捡不了呢？就这样双手抓住桥栏，用脚往下够不就可以够着吗？”

说着，瘦汉子把屁股探出池子，做出一副悬下去的模样。

“我从上面拽住你的一只手。”

瘦汉子这副模样逗得大家都笑了。三四个人站起来，走了过去。他们对掉帽人说：“你呀，捡去吧。让池水戴帽子也不顶用嘛。”

“是啊。偌大的池子戴上一顶小帽也无济于事。简直是茉莉花喂牛，帽子喂大池啊。还是捡起来吧。”

掉帽人面对越聚越多的围观者，露出了敌意，说：

“就是捡起来也不能用了嘛！”

“捡起来看看。实在不能用，送给乞丐也好嘛。”

“倒不如一开始就落在乞丐的头上好啰。”

在人们的笑声中，瘦汉子显得非常机敏，非常认真。

“再磨蹭不就漂走了吗？”

于是，他一只手抓住栏杆，一只手伸向水面。

“来吧，攥紧这只手……”

“把它捡起来吗？”

掉帽人的口气，仿佛不是自己的事似的。

“是捡起来。”

“那么……”

掉帽人脱下木屐，做好了准备。

“请攥紧我的手。”

围观的人深感意外，笑声戛然而止。

掉帽人用右手攥住瘦汉子的手，将左手搭在桥栏的边缘上，双脚顺着桥桁滑下。而后，将整个身子垂了下去。他的脚够着了水面。他用双脚把漂浮着的帽尖夹住，然后用一只脚的脚趾夹住帽檐，使劲地抬起右肩，将左手肘撑在桥栏边缘上，左手猛拽住右手。

这一瞬间，水柱腾起，他扑通一声沉到池子里了。

原来攥住他右手的瘦汉子忽然把手松开了。

“哇！”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正在拥挤着围观水面的观众这么说着，自己也被后面的人推搡，扑通扑通地掉进池子里了。

瘦汉子的大笑声，仿佛穿过这些喧嚣，清晰地传了过来。

“哈哈，哈哈……”

那个扬声大笑的汉子倒在地上，像条黑狗似的从白桥向黑魑魑的市街跑去。

“他想逃跑！”

“他妈的！”

“那不是扒手吗？”

“是个疯子吗？”

“是个便衣警察吧。”

“……”

“……”

“那是上野山上的妖怪天狗啊。”

“那是不忍池里的水妖啊。”



## 少男少女和板车

少男少女四五人一组并排分坐在路旁板车的两端，把板车当作跷跷板玩了起来，弄得车轴咯吱作响。他们连晚饭也忘记吃了。男孩儿紧紧搂住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把手扶在男孩儿的膝上或车上，每次脚着地的时候就使劲地蹬，让跷跷板一起一落。夏天傍晚昏暗的光线，让这小小的景物隐约地浮现了出来。行人稀疏，而且脚步是急匆匆的。

“咯噔，咯噔——上面是老爷，下面是乞丐……”板车上的孩子们随着跷跷板一上一下，不停地唱和着。

那个眉清目秀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儿冷不防地把搂着两个女孩儿肩膀的双手松开，回过头来喊着：

“把小组换换吧！”

“干什么！不换也挺好嘛。来，跷快点！”背靠背另一方的一个孩子答道。

“不换换太没意思啦。这样，坐在车把上的人太亏了。跷不高嘛。”

“瞧你！胡说，胡说。不信，你瞧，不是跷得一样高吗？”一个